

如今出门旅游,照相成了不可缺少的项目。手机摄影甚至成了一门课程。我认识的一位老妈妈,80多岁,买了一部高级的华为手机,和一群老姐妹天天出去拍照,发朋友圈。

过去照相是一件隆重的事,逢年过节全家人去照相馆拍全家福,一家人很认真地笑。想念远方的亲人,摸出相片看看。现在有了手机,随时随地可以照相,而且马上能看到效果。我们在

照片

杨 鸥

我们在临美景的时候,总想把美景拍下来打包带回家,细细观赏,身临美景的时候总觉得时间太短,拍照带回来可以慢慢品味。照片还有留存笔记的作用,外出采风、旅游,用手机拍下照片,有些细节也能记录下来。照相技术能帮助记忆,还能丰富记忆,让瞬间成为永久。

叶锦添说:“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就是时间的消失之点。在观看一张新照片时,每个人都需要动用所有的记忆与经历,重新阅读所拥有时间的遗缺。”照片可以记录下过去的某个瞬间,将流逝的时间定格。时间会停止吗?时间可以在照片上

或因职业与性格关系,我夫妻俩素来爱静。十多年前在老家星江河畔置了点房产,打算退休后过几天清静的日子。谁曾想那块“风水宝地”如今成了城中之城,热闹得很。为此,一年前的深秋,我们在浦南运河岸边找了处静谧之地住下。

“居不在华,恬静则宜。”我住的那个小区最大的好处就是幽静。阳光姣好的时候,或驾车或步行,我们就在南上海的乡间

田野上漫步穿行。隆冬时节的浦南运河两岸,除了草皮有些焦黄,其他常绿乔木灌木依旧风情万种,河面波光粼粼。“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的一丛丛山茶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一树树蜡梅花和“此物最相思,只等君来约”的一簇簇红豆与天竺,各展风姿。一景一物令人心醉……

浦南盛产黄桃。“桃园深影处,痴看凤蝶舞。”有桃花盛开的地方就有诗歌和故事。一个暖阳融融的冬日,我们来到吴房村,在村里挂职的小程指向周围那片中式木质窗棂的民居说:“你们若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来,无论站着坐着还是躺着,都能欣赏到满园盛开的桃花。”目光

停止。照相可以留住记忆。

很多年以前,一个女孩子手扶在北海海边布满波浪形条纹的崖壁上,脸上带着怯生生的笑,青涩而单纯,那个表情、那个场景永久被定格下来。那是我参加工作不久去北海出差时的一张照片。从这张照片,我读出那次出差的前前后后。是一位同事让

我参加在北海举办的一个诗会。时间比较紧,我没买到火车卧铺票,临时在火车站买到一张退票,是坐票。我没有犹豫就上了火车,年轻

就是有干劲,勇敢。这一趟车坐了两天一夜。到了广西南宁,我找到了新华社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去北海,遇到住在这里的两个同路人,这下安心了。诗会上聚集了已成名和未成名的诸多诗人,那是20世纪80年代,大家对文学、对诗有一种狂热,都很有激情。回来时我和两个会友绕道桂林,见识了桂林山水,给我梦境般的感觉。

从婴儿开始,家人人就给我留下照片,照片记录了我从小到大的成长。把小时候的我抱在怀里的妈妈、阿婆是那么年轻,现在

沿着她手划过的地方发散,满脑子都是三月里美得醉人的桃园。驾车离开,后视镜里那片镶嵌在桃林中的民宿,粉墙黛瓦熠熠生辉。道路两旁一望无际的桃林,在微风中摇曳。“小桃庄,看梳妆。相顾不语,醉倒情郎”,此刻我的脑海里仿佛看到了吴房村的那群姑娘站在桃树林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待明年春天,来这里看桃花,寻故事。

冬日遥想春花美

何秋生

视线拉回浦南运河两岸。这是南

西横贯奉贤全域,与金汇港构成一个“十字水系”,被称为“魅力十字水街”。水绿需要山青。沪南人以生态为基底,将绿地进一步升级改造,在保留、梳理原有植被的基础上,增添各类特色树种,以丰富四季色彩。华灯初上,漫步运河步道,两岸的绿色植被和新老建筑群被各色灯光投射在河面上,天上一轮明月,水中一轮明月,水上水下交相辉映互诉衷情,让人亦梦亦幻。

我读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觉得那是陶公失意时做的一个梦。可当我漫步在奉贤的乡村田野,漫步在沪南运河两岸时,却突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和凉风的一点温差格外提神。一切通信软件陷入寂静,猫也困得不行,没有任何打扰因素,一口气写到清晨交稿,实在是一次完美的通宵。

随之而来的是亢奋,身体异常发热或发冷,想起来活动活动,却觉得头重脚轻,心脏怦怦跳,仿佛长跑后无法立刻停下,还要慢慢地走一段时间才能躺下歇息。这种又累又难以休息的异常期可能还会持续几个小时,把新的一天变成一场白日梦。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通宵,还能在白日梦里活蹦乱跳。二十多岁开始,身体连连告饶: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土地还要休耕轮作呢。

我自语:这不正是休耕轮作吗?两天之内醒三十六小时,睡十二小时,平均下来,也和每日睡六小时差不多嘛。



牛郎织女七夕会
玄宗贵妃永恒爱
朱刚画
长生殿·密誓 (设色纸本) 朱刚

在她们都不在了,我只能通过照片看到她们的一颦一笑,好像她们还在我面前。

中学同学发起毕业40周年聚会,要求大家提供当年和现在的照片,当年的青春年少和现在形成对照,照片记载了时光的流逝。一个高中与我同宿舍的同学在感言中说起那时每天早上醒来听我讲夜里做的梦,那时的我是

多么快乐天真,连我自己都怀念那时的我,青春年少时光与美梦相伴。美好的时光能通过照片定格。在新疆库尔勒宁照的一张照片,上面的我笑得那么灿烂,那段美好的回忆也凝聚在照片上。

刚参加工作时采访很多名人,却很少和他们合影,是个遗憾。我有一张和冰心老人的合影。那是上世纪80年代,在现代文学馆,冰心老人坐轮椅在舒乙陪同下参观纪念馆的展览,我陪同、报道了这次活动。后来我拿着刊登报道的报纸来到冰心老人的家,拜访了老人。

没有手机电脑的有段时间,我四处搜集我喜欢的演员的照片,把这当作一种乐趣。有一张抗震救灾的照片令我印象深刻,照片上一位穿迷彩服的军人抱着一个从废墟中抢救出的婴儿,婴儿仰着头和军人对视,目光中流露出好奇,军人脸上露出怜爱的笑容。照片捕捉了这个动人瞬间。

我曾经自己洗过相片,在昏暗的光线下看到影像在显影液里渐渐显现出来,感觉很奇妙。在照相术发明之前,是靠绘画留下影像。所以有了王昭君被毛延寿丑化的事件。照相很真实地记录下人的影像。

手机拍的相片多了,

就以云的方式存在电脑里。过去翻看相册也是一种乐趣,现在在电脑上

看照片,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有时候翻相册,过去的时光再现,那种冲击让人猝不及防。

北大的毕业照上竟有几位过去没见过面的大师级老先生,比如王力、王瑶、林庚等,这些老先生过去难得见到,毕业四十年后同学在微信上把他们一一辨认出来,感觉我们过去身在宝山不识宝。

如今看中学、大学的毕业照,不少同学已经记不起名字了,我曾经和他

们在一个班好几年吗?时间把过去冲刷了无痕迹,只有照片可以证明。照片真是奇妙的东西,即使人不在,照片还在,照片比人存在得更长久。有生命的事物在时间

长河中存在短暂,有些无生命的事物却可以长久存在,比如照片。每个家庭差不多都保存有发黄的老照片,上面有早已不在世上的祖先的留影。那些逝去的面容栩栩如生,凝结了岁月的沧桑。这些照片让人知道自己的来路。

照片是人生的博物馆。照片记录了人生的历程。照片有重现时间的作用,过去的时间留存在照片里,从照片上能读出时间的痕迹,流逝的时间是有痕迹留下的。

熬一夜,好几天都蔫头耷脑,尽管后面每天都按时睡觉,睡得足足的,依然疲倦不堪。

怎么这么难补呢?朋友说,你这是欠了睡眠债。熬一次夜预支的几个小时,后面每天都要分期付款还掉。慢慢还吧。

难怪缺觉后要花那么长时间额外休息,休的竟是睡眠债的利息。“还债”的滋味不好受,不利于身心健康。还是别提前消费了,让身体休耕轮作,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按一年四季度过一天二十四小时,春夏秋冬各占四分之一,春日舒展,夏日沸腾,秋日梳理,冬日沉淀。

这大概是昼出夜伏的人类最好的养生方式。

入冬后当心不要感冒,成为我常常会记住的要点。请看明日本栏。

我父亲鲁克的一生,如同划破夜空的陨石,虽然一闪即逝,却留下了恒久的光芒。

鲁克1922年出生于浙江镇海,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50年代起致力于儿童文学和科学文艺作品的创作。他的代表作品《谁丢了尾巴》《小黑鳗游大海》《上夜班的动物》等,不仅向孩子们传授科学知识,还通过童话人物进行智慧教育,深受少年儿童

的喜爱。他的作品风格独特,结合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性,被誉为“科学童话十家”之一,并多次获得全国少儿优秀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荣誉。

父亲一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同时编撰大型儿童文学选集,1979年主编了我国首本大型童话选集《童话选》,书里编选了我国“五四”以来四十多位作家创作的六十余篇童话。这些作品包罗了不同的主题、题材、表现手法和艺术手法,宛如百花争艳。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开启了编撰童话选集的历程,受全国各地出版社委托,陆

续编撰了大型童话选集几十余本,有《科学童话选》《365夜知识童话》《海洋童话选》《森林王国的童话》等。80多岁时,他还在编撰大型童话选,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不遗余力。

2024年,父亲诞辰百年,我们将他的手稿、信件、照片等文献捐赠给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这

批文献真实记录了父亲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对于研究儿童文学、了解鲁克的创作历程都颇具价值。上少图正在举办的“陨石与繁星”鲁克文献捐赠展暨鲁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融合实物展品、艺术装置、光影等多维方式,不仅是对我父亲生前创作的一种纪念,更是对老一辈儿童文学创作者、工作者的致敬,也是对后来人的启示。同时,从鲁克个人创作历程折射出同一时期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历程,对那个时代儿童文学的研究有着

着抛砖引玉的作用。愿鲁克的作品陪伴一代又一代儿童成长。

划破夜空的陨石

邱小鹰

雨不紧不慢地下着,带来了遥远的寒意。爬山虎的叶子被雨打得摇摇晃晃,绿色中呈现焦黄的斑斓,这是秋天盖过章的痕迹,这些

秋思

林志艳

焦黄斑块很快会蔓延至整张叶子,直至满墙所有叶片。时间是一头看不见的猛兽,胃口好得很。街道的林荫树,郊外的小山坡,所有树木无一遗漏,都摆放在秋日盛大的餐桌上。

柿子在天空成熟至金黄,诱惑远方的鸟儿。橘子们绿中泛黄,沉甸甸挂在枝头,有种带着满足的疲倦,似乎在跟人打招呼,来采摘吧,请把我摘下来吧,这是我最好的模样,是我最好的滋味。再过一些时日,我就将昏昏沉沉坠入大地,那时你将悔之晚矣。

蓝色牵牛花已经悉数开过,在秋阳中晒干了圆鼓鼓的子房,谁知道这一颗颗不起眼的黑色籽粒,竟能长出连绵的藤蔓和灵巧的花朵,以童话般的线条描摹夏日的天空?秋百合的球根也能从土里起出,收藏起来过冬了。保留实力,留待来年,这是植物们在时序之网收缩时教给我的功课。

黑甲虫躲在枝叶后面避雨,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等待冷酷的天气从它的世界里过去。它只能等待。野蜂从最后一朵花上滚落,收回翅膀,在地上缩作一团。大地如一张巨大的网,从它生发出来的,又回归于它。

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一年的光阴,如同园里遭虫的植物,叶片被虫蚕食过后成为网状,只剩叶脉勉强支撑着叶子的轮廓。这一年中,四分之一的给了病榻,四分之一的给了琐事,四分之一的给了家庭日常,荒芜还在跟我争夺这四分之一的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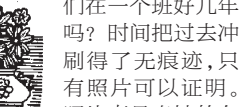
雨漫无边际地下着,给混沌而麻木的世界带来了凉意。山脉、河流、村庄和城市都从白烟升腾的暑热中渐渐清醒过来。像树木似的成熟,忍耐着酷暑和风雨,忍耐着孤独和寂寞。直至有些宝贵的事物在内部建构成形。

有位年长的老姐姐,发信来说因着身体的缘故,读不了书,写不成字,本来打算就此放弃了。我说,倒不必刻意怎样,能读的时候读一点,能得几分清明就得几分,那是你心灵的清明。能写的时候不妨写一点,那是你心灵的痕迹,心上的自在喜乐,与世物无干,与你人无干。虽终有一日,我们都会从枝头被吹落,但到那一日,希望你的果子是甜美芬芳的,你的灵魂是满了馨香的。

秋天是盘点收成的时节。谷子高高地堆满秋天的仓库,瓜果成堆。荷塘里莲蓬饱满,玉米的红缨枪在田地里招展。万物都有定时。劳碌的人,应当在他的汗水辉映的果实上

得着喜乐。树木们在它们的内心刻上一圈年轮。检点着我们的光阴,是否也得着了智慧的进展?我们在劳碌之中,我们也在抵达成熟的过程之中。岁月漫漫,音乐如丝绸般柔软,却不知何故穿透心灵。

呵,秋天,我们最终会被谁的手收藏?



冬藏记
责编:殷健灵

让身体休耕轮作

慈琪

身体气得心悸:那能一样吗?来,你给我饿两天、连吃六顿饭试试看?我不再嘴硬,知道对不起这具辛苦劳作的身体。我陷入睡梦时它也不休息,在我梦境里指挥调度:你安心休息,沉浸式地看看电影就好,我将安排好千千万万次呼吸,整理好千千万万个信息,等你醒来,还你一副妥帖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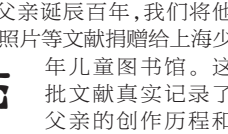
实在无以为报,我再次发誓不熬夜。也许是年纪到了,也许是吃到了病痛

十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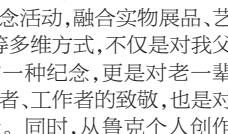
冬藏记
责编:殷健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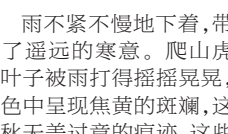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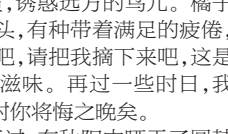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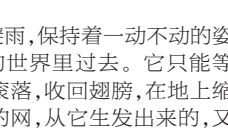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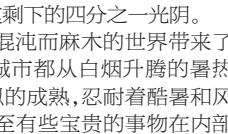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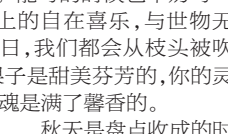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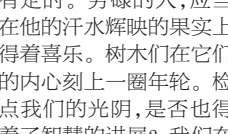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